

骨而為貴為莖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笑
不願加有尻乎彫祖之上意謂逆性命之
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
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莖其微意可
知

碧虛註解牛皮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計
者不若服軹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
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莖所以不願
加有尻乎彫祖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
腐齋云玄端冠也隸芻養之也豚同集指
杓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俸春官之類也
左宣公二年宰夫膾熊蹯不熟殺之寘春
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跌
躓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為莖謀如彼
而自為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病傳承嗣月志不
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個人操舟
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
示養生之規祝宗說莖則警軒冕之感
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

音經言坦明不復贅釋○拔筭上蒲末
切李氏舊註云把也腐齋曰義同根拔
之拔拔筭揚帶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
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筭皆服役者所
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
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帛傳寫小差監
韻帛音拂與斐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
藤栢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籀畫輻車
所以載根聚當作聚才官切僕當作婁
力九切謂殞於最塗翼蔓之中也而舊
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
子之殯最塗龍輅以椁又云設婁翼蔓
同柳兼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
畫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
以易莖之生莖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
如莖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卷五
武林道士 楷伯秀 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詰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
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窻有馨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雖之西
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
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較其長如較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
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袒公輒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息去而
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教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能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傳乎疑獨註此敗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議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教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

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盧齋云談論氣運之病沈湮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承負墮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世間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瘥告教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奸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患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弄出而心痛除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澹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同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滿池君

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而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渚子為王養關難十日而問難已乎曰未也方虛榻而待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難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未難矣其德全矣異難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敢於外况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難不為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敢矣

疑獨註此以養難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難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難異難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榻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

18 8228 31

於街瞻顧也疾視盛氣使僻光儀也雖鳴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難無敢應則心及形槁物莫與爭矣

庸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為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

云虛橋而恃則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為喻

虛橋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果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

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難無敢應見者及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為之

飲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雖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

文作難可闕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

有苦而欲死也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壑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

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鼉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為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而不為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磨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出私已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達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庸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手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

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
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
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
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
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

為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宜
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齋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
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鼓暮之心絕矣必取其
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
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鼓象
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
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志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
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
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
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
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內念
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
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
侯疑其有術也

庸齋云鐻鐻鼓之拊乃箏簫之類所以懸
鐘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譽忘
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
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
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靜心是為

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
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
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
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為人而能不為
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
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曰敗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忘足履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
可適也雖工倭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
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
不適所適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郭註視公朝若無鼓暮之心絕矣必取其
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
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郭註視公朝若無鼓暮之心絕矣必取其
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
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猶未適也

呂註授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倭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朕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疑獨註授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倭能旋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慾所桎梏也忘足則履無不適忘朕則帶無不適忘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過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是為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連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倭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朕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過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倭之妙亦猶是也

庸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非過鉤百打圍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倭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暮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不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倭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庸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蓋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徬徬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備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過

戲事君不過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烏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令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烏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數乎？烏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或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烏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教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戣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已養鳥養各有其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憂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魏獨註：子烏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過豐歲，事君不過治世，居鄉里為人，所積居州部為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遙無為，真君之為出於無為，故為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天，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

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過乃不知天命，妄興五欲也。夫至人之行，不願人知，忘其肝膽，以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勇，賓遂皆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為不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究人耳。蓋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為，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覺至音里，甚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驚乎哉？

庸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汗驚愚言其自異，歎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烏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彿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脩身躬若日月以覆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遠或以故而滅命僅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己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轍者之於鑊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爛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猿喻貪醉者不知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以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正一天師清首教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表六

武林道士 楷伯 秀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美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讓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肯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